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二二回 賽仁貴獨擋護莊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

話說李昆將殷龍書信，看罷大怒，喝令亂棒打出。兵丁一聲答應，一齊上前。那人抱頭鼠竄，趕奔回莊，將以上的話，與殷龍說了一遍。殷龍便叫他退下，隨與殷猛商議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殷猛道：「好在我們已有準備，等他來攻打便了！」殷龍亦無可奈何，只得傳令各處嚴加防守，佈置得□分周密，不表。再說李昆自將殷龍的下書人亂棒打出，便欲率兵攻打，後來一想：「各兵丁遠行困乏，讓他們休息一月，明日再行出兵。」

好在一個殷家堡，還怕他跑了不成？」因此當日並未出陣，卻派了幾名兵丁，往殷家堡去探聽路徑消息，以便進出。幾個兵丁訪了一日，回來稟道：「小的們奉令探訪，現已探得真切。」

西山堡是殷家堡內二千多戶總口；東西兩莊口是殷龍莊上的分路。東莊口卻是臨河，非船不能進去；西莊口又是臨山，有一條小路可通，只能容一人行走。護莊河是殷龍莊上的防禦，四面皆有土圍。現在已一律預備堅守：東西兩莊口，添了木柵；西山嘴設了播術滾石；護莊河一帶土圍上面，也有播術滾石、鹿角灰瓶之類，預備得甚為堅固。」李昆聽罷，飭令退下。次日，李昆即吩咐各兵丁飽餐戰飯，預備出陣。李昆戎服，手執爛銀槍，腰佩寶劍，坐下快馬，一聲炮響，率了五百名兵卒，殺奔殷家堡而來。真是殺氣騰騰，威風凜凜。

看官，要知道此回打殷家堡，非同往日——皆是步戰；或是夜間穿夜行衣，暗到人家將人捉住那種打法。此次因殷家堡搶劫國糧，題目極其重大，所以前來剿滅，也要冠冕堂皇。施公既派黃天霸為統帥，李昆為先鋒，是師出有名，欲申天討。

所以李昆今日出陣，便不能如從前短衣束紮，手提樸刀，身藏暗器，不脫他本來面目，必要得戎裝戎服，騎馬端槍，才合先鋒的身分。一路下來，不必說黃天霸等人是戎裝戎服，就是張桂蘭、郝素玉二人，也是女將的裝束。只有一個金大力不善騎馬，還是步行，趁此交代明白。

卻說李昆帶領五百兵丁，到了護莊河，排開陣勢。李昆首先出馬，喝令土圍子莊丁：「叫殷龍死囚出來打話！」莊丁答應。即刻有殷勇站立土圍，高聲說道：「哪位將軍呼喚？有何吩咐？」李昆一看，不是殷龍，乃是個少年，約有二□多歲，生得儀表堂堂，頗為不俗，手執方天畫戟，也是戎裝戎服。因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來答應？快叫殷龍那老逆賊早早出來受縛，免得你家堡內玉石俱焚。倘若不然，指日大兵到來，生靈塗炭，悔之晚矣！」殷勇答道：「某乃殷龍次子殷勇便是！將軍尊姓大名？」李昆道：「咱乃漕總老爺標下實授千總，現為黃副將麾下先鋒，姓李名昆是也！」殷勇笑道：「原來昨日所上的書，是送差了。本來送與黃統帥，送書人誤送在將軍那裡，所以將軍見怒。今將軍既已到此，殷某尚有一言，乞將軍俯納！」

昨日所上之書，本非怙惡，無奈將軍不容，反說殷某父親狡猾，希圖避重就輕。卻原不能怪將軍見疑。但是我父親有不能親自請罪者三：我父親去請罪，萬一將軍不容，就此按了國法，我父之冤，如何可白？一也；合堡二千多戶，天良不昧，密伺我父，待令出圍，亦恐我父因事不關己，反遭執縛問罪，二也；我父親既上書求救，允將餉銀、首犯交出。倘蒙大人俯允，我父親便自押解麾下，肉袒負荊，謹謝失察之罪。將軍既免得廝殺，念我父亦可辨其冤屈，三也。有此三件，所以才上書通誠。不料將軍不容，某等亦無可如何，只好聽之而已！」

李昆大怒，遂拍馬挺槍直殺過來。殷勇也即出了土圍，上馬出迎。各莊丁跟隨在後，也是手執器械，擺開陣勢。李昆一槍刺到，殷勇趕著架開，二馬過門。李昆撥轉馬頭，順手一槍，從殷勇背後刺到。殷勇即將畫戟在槍上一撥，李昆覺得震手，暗道：「好大膂力！」急抽回槍來，復一槍桿，認定殷勇當頭打下。殷勇往上一迎，說道：「將軍且稍息雷霆，某已讓了一槍，切勿謂某甘心相讓。」李昆哪裡肯聽，急將槍桿收回，復一槍，對準殷勇胸前刺去。殷勇暗道：「好個不知進退的東西，他倚仗官勢，欺壓殷某，若不放點本領與他看看，他不知我的厲害。」想罷，即將畫戟掀開李昆的槍，大聲喝道：「將軍休得□分相逼！殷某也不是懦弱之輩。不過村中頑民，自知鬧出事來，某等不無微罪，所以不便與將軍較量。若將軍□分相逼，可莫怪殷某，眼中認得將軍，這畫戟認不得將軍了！」

李昆大怒，也大聲喝道：「好大膽的匹夫！你敢抗敵大軍。老爺若不將你捉住，碎屍萬段，也不算堂堂的先鋒。」說著又是一槍刺來。殷勇此時真是性起，將手中畫戟一擺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後，四面殺來，把個李昆殺得不必說不能取勝，真個是連一槍都不能還他，看看抵敵不住。殷勇也就虛晃一槍，說聲：「將軍請自回營，殷某去也！明日再比高下。」說罷，飛走入土圍去了。李昆見殷勇退入土圍，便喝令兵丁用力攻打。那五百名兵丁，一聲喧嚷，個個皆橫衝直撞，望土圍進攻。畢竟能否攻打得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